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四二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物啟事

本人於十三日上午九點半鐘，路過蔡家崖村時，忽遇防空，跑至對面樹林裏，不料將牲口上鞍子一條遺擲於途中，等至警報返回尋找未見。倘有同志及老鄉拾起，希請來信或到印刷廠通知本人，當予酬謝。　呂平

尋人啟事

郝富明　郝喜喜

興縣四區下馬舖村人，四四年參加本縣游擊隊，以後調到一旅三十五團三營七連工作，至今未給家去信，見報後希馬上給家去信，並給我來信，來信交軍區被服廠王二娃收。　王二娃

石家莊外圍我軍反擊大捷
解放正定欒城殲敵萬人
晉南又解放絳縣及大陽等重要據點

（新華社平漢北段十三日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爲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保衛毛主席，向石家莊外圍蔣軍發動自衛反擊，殲敵萬人。攻勢於本月九日午夜開始，十一日晚，解放石家莊東南六十華里之欒城，十二日晨八時，解放石家莊東北三十里之平漢北段重鎮正定，及靈壽、高邑（石家莊至元氏間）等車站據點六十餘處，正太路井陘、獲鹿間亦被襲斷。據初步統計，共殲胡宗南部第三軍及偽保安團等部一萬餘。戰事正猛烈發展中。

（新華社晉南前線十三日電）晉南人民解放軍再傳捷報，又解放絳縣城及大陽、北帝、郵傳等重要據點。九日，人民解放軍某部由絳縣南樊、大交一帶，迅猛向絳城挺進，守城蔣軍當即棄城逃竄。此爲晉南人民解放軍五天出擊中解放之第六座縣城。北路解放浮山之人民解放軍某部，繼續向臨汾推進，積極支援，軍城淪陷，蔣軍望風披靡，我於十日相繼收復大陽城、北帝村（臨汾城東三十里）及郵傳（洪洞東二十五里）三重要據點。當地人民熱烈慶祝，爭向我軍控訴蔣軍半年來之蹂躪，要求復仇。

洪趙游擊戰
逼使蔣軍無安然之地

（洪趙訊）洪趙蔣佔區游擊戰爭的猛烈發展，逼使蔣軍不敢輕易行動。出城十里外，至少一營兵力，即使在城周要點要料，平常也得一班人以上。三月十一日洪洞蔣軍北上，在上紀落路邊地雷一顆，繼續前行，又遇民兵伏擊，死傷七八人，後趙城派來兩連援軍，我民兵又予以打擊，戰鬥八小時，黃昏後敵逃回城內。四月一日趙城匪區分兩個部十二人到韓家莊要糧，遭我游擊隊埋伏，除擊斃一名外，生俘十名，逃脫的一個兵，共繳獲步槍十支、手槍二挺、步槍九支。蔣軍村政權人員，因不斷的打擊，所恐懼，只能幾個據村一集中一起活動，夜晚分散居住，但還要向所住人家要收條，叫「保險證」。現洪洞城六個門，只開二個，白天城上站滿偽崗哨，城外的人不准進城，北關集市也常常蕭條。（歐征）

（洪趙訊）蔣偽編村「治村」人員，經常向我洪趙邊境搶掠抓丁，我洪趙大隊一部，三月十四日向該敵出擊，在西關附近與敵遭遇，經我英勇衝殺，敵慌亂潰跑，我俘敵十二名，繳步槍十二支，子彈數百發。蔣偽「治村」人員已全部逃跑。（歐征）

反抗閻錫山暴政
平介千餘農民起義

（新華社晉察冀十三日電）不堪閻錫山搶糧抓丁之暴政，平（遙）介（休）閻佔區千餘農民，揭竿起義。平遙城十里之侯郭村、遺傳村男女農民七百餘人，於三月十九日襲入閻偽「治村」公所，奪去「自衛團」槍支，痛毆村長偽特務及閻偽特派員、協助員、村政權人員。次日，離城五里的賀家堡、劉家莊，也有被閻偽強徵之「誓死兵」二百名，將劉家莊偽村公所搗毀，高呼「反正不能活，只有起來幹！」三月十二日，介休同蒲路北的北辛武、中街、鳳仙等村農民，成群結隊，將石頭磚瓦，將「治村」助理員村長等四人打死。閻錫山曾先後派兵前往彈壓，並進行欺騙宣傳，但均無效，農民現仍堅持鬥爭中。

餓着肚子修工事
大寧胡軍逃亡日衆

（新華社綏德十一日電）侵佔大寧之蔣胡軍士兵每天吃不飽飯，常常餓着肚子修工事，做苦工。士兵中又大部是抓來和抽來的新兵，管制嚴，不能出外偷走一步，打柴亦有人帶槍監視，稍一不滿就受打罵，因之士兵逃亡甚多。本月九日大寧蔣胡軍士兵馬全甲、陳光鵬、許通年三人自大寧逃來解放區。馬全甲是陝西略陽縣人，去年被胡軍抓去，今年才二十四歲，家中留有祖父、父親、母親、妻子四人，全靠他一人勞動，馬全甲說：自被抓走當兵後，每天想家想逃跑，聽老鄉告訴八路軍好，不殺俘虜，他聽了這話，才放大膽子，於三日夜逃出。陳光鵬和許通年是陝西富縣人，兼是姨兄弟，去年十月到城裏買東西，被胡宗南軍抓走，一直到八十一團當兵，今春歸到大寧後，過牛馬生活，乃決心跑出。（王大化）

傅軍暴行

（新華社綏蒙十一日電）傅匪騎四師侵佔我左雲後，

二專署
一封信壓住群衆
神池店兒上惡霸還兇

（神池訊）二區店兒上村，大地主項鑄棠、項錦棠兄弟兩家，剝削群衆最厲害，有該村農民的歌謠說：「一個洞神仙項鑄棠，口裏念佛心裏狼，二洞神仙鬼王成（項錦棠小名），大斗小秤欺哄人。」他們在舊政權時代，當過村長、學董，項鑄棠有五個兒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都在編當鄉長，三兒項傑在我十一分區搞生產工作。項家經過群衆兩次清算，只清算出一部份土地，在第二次清算後，項傑當手槍隊隊長，騎馬揚威地回到了村裏，威脅群衆，揚言群衆清算錯了他家，又到一專署、縣府告狀，專署不了解情況，給縣上來信叫「糾正」；項傑趁機恐嚇打積極份子張傑，打的時候，區大隊長張鳳鳴在旁看着沒敢理會。當時我某團新兵連住在項傑家裏，項某挑撥軍隊把村公所通訊員吊了一回（來積來說道什麼吊的）。這樣一來，其他地主們更大肆活動，氣焰高漲，接着縣區幹部實科長、張區長等帶着專署指示去了該村，一去就住在地主項傑家裏，項傑請吃了一頓飯，假裝在他們面前承認了些不是後說，群衆看的血淚火。張、莫二人聽了地主的片面之辭，也沒深入群衆去了解實際情況，對項傑在群衆的事，更加之不理，就叫了幾個村幹部來，一口要村幹部去「糾正」，村幹部心裏不同意，但不敢說，給地主「糾正」回五石糧。因當時村幹部無法給補，地主就要挺公糧，所以現在地主只某欠公糧十幾石不給，現在村幹部也不敢去要，現在幹部群衆什麼話也不敢說，村幹部要求退從，來往人客，也不敢減地主的抗勵。

×　×

硯灣行政村抗烈屬
打下恢復生產底子

（靜樂訊）硯灣行政村在此次土地改革中，認眞解決了四十戶貧苦抗烈屬及復員軍人的生產困難。他們共分得土地二百一十六垧、窰三十間、衣服一百五十石、石炭、百零三石、牛十四件、七十餘件[illegible]……

[illegible]

給貧苦群衆送糞

嵐縣一完小

嵐縣一完小從三月份開始，配合村公所組織[illegible]，在內（夜）校幫助缺乏勞力的抗屬等五家貧苦抗屬拾糞，每日下午有七十多個學生參加，有的拾，有的擔，大家的情緒很高，擔了二百三十多擔，此外，學校還給抗屬和貧苦群衆拾糞十數擔。（張志堅）

[illegible]

獨夫兇殘超過日寇
三萬台人慘遭殺傷
台灣團體領袖要求軍事審判陳儀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據美聯社上海十一日電稱：若干台灣團體領袖在上海發表書面聲明稱：台灣最近[illegible]人員傷亡，包括南京、上海之台灣學生協會與南京的台灣居民，他們要求立即撤職陳儀，並要求軍事審判陳儀。[illegible]……關懷認散佈價值態度，即台灣人民認爲「中國官吏比日本人壞得多」，因爲在日本軍閥統治期間，台灣人從來未見過這樣的流血的屠殺。」

高家村解決幹部問題後 群衆撕破臉鬥倒地主

（本報訊）興縣高家村經過基本羣衆民主大會，處理與教育了犯錯誤的幹部之後（見四月六日本報二版），羣衆情緒振奮，團結一致向地主白鳳山、白新運和老婆及枱攏幹部鑽客子貪汚的富農白楦鋼等，進行了勝利的撕破臉皮的鬥爭。經過反覆的宣傳討論醞醸，羣衆明確了解了「大家鬥爭，大家爭利；人人有份，統一分配」果實，特別照顧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的精神，積極評說地主剝削的罪惡。工作團通過積極分子更從打破白姓封建宗族思想上，提高羣衆階級覺悟。被剝削壓迫的農民，都要求在鬥爭大會上控訴清算，他們更研究了地主惡霸可能的陰謀詭計及對付的方法，所有的人燃燒起了撕破臉皮的鬥爭勇氣。三月二十五日開始連續三天的鬥爭大會上，全村一百十六戶全都參加了，佈外村到會羣衆達二百多人，先後一百四十七個人講話，從來沒有在羣衆集會上講過話的老漢白懷旦、白外、白萬成等，也在幾百人的面前，吐出苦水來。大家的氣憤開始對着「白主老婆，慣是外號叫「夜貓姑娘」的女惡霸高和盤剝：月利七八分，過五天就要算一月。誰家有好地，她就上眼，放債吃利，滾來滾去，都掠奪到手裏。羣衆對她撕臉剝削罪惡的控訴（詳見今日本報四版通訊），地主白鳳山，同樣是農民的吸血鬼，奴漢家爺祖種他的地，有一年遭下年饉，父親祖，被迫寫借約，三石租子，每石年利五斗，六年後光利錢付了九石，其他剝削事實無數不盡。農民牛元爲過去受的罪和苦，激憤異常，指着地主們說：「提起你們地主過去欺壓咱窮苦人的事來，簡把你們狗日的幾個也不解！」白應舉放聲的說：「咱過去是掛三代，叫你們伯伯大娘，如今叫你們個名字就夠咧！」在羣衆元着對地主階級仇恨的怒火下，白恭元的女兒、媳兒、兒子訴苦之後，他婆姨又丟來非要講話；白候悲在父親前幾天還不叫兒子鬥爭，叫兒子不要亂說話。現在自己卻在大會上，搶着講起這工夢苦的情形。静看的媳婦編裏正熱鬧着，也放下營生趕來發完苦才回去，甚至白老婆的親侄兒中農白增光，也揭發了被霸佔土地的事，他傷心的流下眼淚，白新運的媳婦、弟媳

八號村土地改革中 撤換壞幹部

（新華社綏蒙訊）涼城八號行政村因未曾動起羣衆，雖經兩次改造村政權，但奸偽人員仍掌握村政，爲非作歹。如僞村長李志清和僞閭長張紅孩竟担任農會主任和代表，李志清霸佔其嫂爲妻，將貧農李全海的耕牛一頭殺吃了。李全海的老婆哭泣哀求，反遭辱駡：「你眼紅流尿水，爲甚不說幾個字，也給公家辦辦事。」其弟李二蛋，當民兵小隊長，隨便將羣衆窯洞佔爲馬房，每夜要麻油三兩，否則即說發生敵情由羣衆負責。長工張萬祿被趕從外村回站崗，還罰一天，便被罰十天，結果使羣衆不要而失業。貧農李成文因站崗被李二蛋捆打兩次。村長李士林也和李志清勾結一起訛詐人民，去冬收公糧時，向一家窮家婦徵三斗公糧，而上中農張貴保的姊妹因和他有男女關係，則一顆未徵。去年清算出地主張相傑牛一頭、羊十五隻、青苗地一百一十畝，大部份被村幹部和民兵吞食，九戶貧苦人家甚也沒分到，一家窮家要求半天才分給一畝地。去年政府發放的救濟物資，每個村幹部和民兵先挑選了三四件衣服後，才給羣衆，結果有八家貧僱農一點也沒分得。此次綏蒙區工作團到達該村進行土地改革，啓發羣衆起來撤換不良幹部，有了土地才能翻身，貧農何某檢舉說：「只要事情能辦公道，窮也樂意翻身。」僱農張某說：「現在世道變了，我才敢說話咧！」中農索德保因憶起李志清逼迫要他一石一斗食糧而被捆打情形，不禁泣不成聲。貧農李全海的老婆控訴李志清殺吃她的耕牛，激起全場羣衆憤恨。一致通過撤掉李志清、李二蛋和張紅孩的職務，並叫村幹部退出全部吞食的鬥爭果實，並改選村政權和農會。羣衆說：「這可見了青天啦！」（海禦）

中陽龐家會興修水利 政府貸給貧苦群衆修渠口糧

（新華社呂梁電）中陽城關區龐家會行政村之龐家會、倘家峪、呂家溝、邢家塔四村，清算惡霸地主聯利後，即積極轉入生產，適宜興修水利。龐家會及倘家峪兩村聯合，以龐家會舊水道基礎，再提高上游水道，一直築到縣城附近，渠長由不及十里增至十五里。然後再挖深，加寬六尺，使上游全部水量灌入，預計需工千餘，將增加水田四百畝。自四月三日起，已動工趕修，按受益土地多少，分配各家工數。無勞動力之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一律免工；兩村輪修之時間，以土地多少除日輪流。弓家灣、邢家塔兩村聯修另一水道，水田可由過去二百餘畝，增至五百五十畝。以上各渠不久即可修成，全行政村水田可增至一千三百餘畝。又鄰近之沸花峁一村亦與太高村聯合修河渠，僅沸花峁一村可增水田二百畝。城關區公所爲扶助以上各村興修水利，已發給水利貸糧一千三百八十斤，解決貧苦抗烈屬及貧苦農民修渠期間之口糧困難。（馬明）

邊區工作團領導保三區滿底塔群衆 揭破惡霸陰謀轉入清算 首要壞份子劉成美助理員當衆撤職

（本報訊）混入民主政權，充任區助理員之保德三區滿底塔地主劉成美，與其父劉克敏、堂兄劉成德破壞清算鬥爭的陰謀，被羣衆揭破。劉克敏在舊政權時當了廿二年村副，全村三十餘戶，差不多都受過他的壓迫，人稱「五閻王」。劉成德亦係惡霸，人稱「安三太」。劉成美自四零年混入政權，由村幹部爬到區助理員，他家便在村內橫行作威作福起來。該村主任前後更換過八個，全係劉家指使操縱。前年農會幹部郭元同同志當主任時，因大膽揭發「五閻王」、「安三太」隱瞞成份（地主隱成中農），逃避負担，不到三個月，便被他們攻擊下來。在改「選」那天，「安三太」到處活動，「帮」人寫票，並替他老婆弟媳寫票兩張，結果使他們預先佈置下的郭撤全得了十六票，比郭元同多一票而「當選」，民兵分隊長劉克志揭穿非法轉入窮票，被「安三太」大罵一頓。劉克志、郭元同同志，被劉成美視爲四個爆羣衆，清算劉家貪污的釘子，借用「打官司」來嚇唬同志，並且污蔑郭元同志爲「土皇帝」，以破壞其威信。縣負責幹部之一劉芝茂同志，也中了他們的鬼計，在今年一月區擴幹會上說：「不撤掉了這兩個灰幹部（指郭元同、劉克志），滿底塔的工作就不好。」

邊區工作團到了保德 劉成美佈置破壞群運

三月間邊區工作團到了保德，劉成美假裝虛心，連忙跑回家去，叫郭撤全評告郭元同和劉克志，隨後又造法派了老百姓三個毛驢，以對撥發做樣子，往外搬運財產，並且給他父親，布置對抗羣衆運動的方法，叫他在羣衆要地時，先給中農地，若不行，再給次好地，留好地不放。信後註明「看完燒了」。開會時再不放心，劉成美又把他老婆叫回縣上，[illegible]作佈置：劉先到村裏教[illegible]幹部和積極份子。」劉回縣後，[illegible]「富農郭候拉挑起來和下[illegible]」一個樣，「窮人們[illegible]」抗屬）並且強迫劉克志兒媳和[illegible]。執料他們的[illegible]陰謀很快被揭穿了。工作團[illegible]抓緊矛盾，揭發其兒媳，看出[illegible]了實話，郭候拉當衆認錯，說出劉家依舊羣衆的陰謀。

三村群衆聯合大會 鬥倒劉家惡霸地主

從三月二十五日起，滿底塔、北山、張家溝三村羣衆開聯合大會，齊向劉成美「五閻王」父子提出控訴和質問。「五閻王」最初兩眼望天，「安三太」擺出地主的架子，「安三太」的兒子充行兒打人，從桌上刁[illegible]一般後來在訴苦要扣頭[illegible]。同時一向被他打傷的人，[illegible]要求羣衆，又提出劉成美[illegible]行勾結[illegible]，引誘女[illegible]，當掉羣衆[illegible]清算他們[illegible]。抗勤、撤退、欺詐了他的[illegible]小李[illegible]（[illegible]明）

安溝優抗做的好 李老漢生活不愁了

（興縣訊）四區安溝村，優抗做的比較好，認眞解決貧苦抗屬困難。該村有個六十一歲的抗屬李二作，大兒被地主王志德打得瘋死了，二兒四兒參加了八路軍（四兒已於四一年犧牲）。家裏現有一個半勞動力，減租時買下四垧坪地，九垧塄地，最近又分給他十一垧半坪地、九垧半山地、四間房子、六間窯，農會借給五石五斗糧，解決口糧和種籽，和另一家抗屬夥喂了一條大牛。李老漢很高興，說：「吃飯穿衣都不愁了。」去年，村裏就對他優待的好：春耕時幫了他四個牛工，供給四斗口糧，到冬天又給出五斤半棉花，全村婦女給他紡成九丈布，還送一件褂子、一床被褥，過年過節羣衆給送白麵、雞蛋。他四兒四一年犧牲後，政府撫卹了四百斤米。去年冬天二兒回來探家，看到家裏生活過好了，他向他又叙說：「你老人家好好在家照顧吧，咱家生活過好了。咱打敗蔣介石再回來！」老漢說：「我有了好地種，有了房子住，又有牛和口糧，還一下日子能過的更好了！」（高張林）

× × ×

神池莊兒上 抗勤制度比較好

（二分區訊）神池二區莊兒上村抗勤制度，做的比較合理公平。全村按照這些規定做的：（一）給抗屬服牲畜者一律服抗勤。（二）人畜有病者免服，病好後補服；牛犢前後四十天不服。（三）新買的牲畜在當年內減半服。（四）雙喂牛拉車往返六十里左右者頂五個工，不及五十里者以半工計算。（五）給抗屬代耕熟地，每頭牛一天頂一個工，開荒加倍計算。村裏製了兩塊木牌，一塊記牛工，一塊記人工。記牛工的牌上記牛主姓名、號數、牛的數目、支差地點與時日等項目，誰家支了差，就給記上。人工支差也有詳細記工制度，全村有六個小組，四有組長，派差一找就行了。自衛隊長經常同羣衆公佈差務情況，羣衆也可隨時檢查記工牌。由於公平合理，至目前爲止，全村應服抗勤的牛或人工，相差不過一半個工，所以羣衆沒有意見，一派就到。（陣平）

× × × × × ×

復員軍人的生活和生產

自己動手解決困難 勤勞生產有吃有穿

安江桂

去年四月復員在臨縣六區魯塔峪村。今年討論貸款時，羣衆說：「應該貸，老安坐[illegible]多！自己拾柴燒，五個月拾了十九、六斤，解決了自己吃鹽、燒炭、點燈等的用。家不明就拾炭，七個月拾了三十多石。」他說：「過去是軍人，現在應該象老百姓，要自己生產解決自己的困難。」這種精神值得大家學習。（任兕娃）

王初洪

方山三區横泉人，三八年參軍，四二年因病復員在臨縣林。後來自動參加武工隊當戰士，方山解放後，又返回橫泉南梁山上安家。政府劃給水地三畝、荒地十六垧，他勤勞生產很自願領導變工組，四五月一人在山上照顧，秋天共打得糧食十七石多，冬天要的人，買了三分之二牛，現有吃有穿。土地改革中又給分水地二畝、坪地四畝，羣衆反映：「初洪實在好苦，對人和和氣氣。」農代會時被選爲農民代表。（懷德、季義）

不勞動又鬧嗜好 群衆盼全富改過

劉全富

臨縣錢[illegible]人，四三年復員回村，當時村部介紹他到村公所當通訊員，幫助娶過婆姨。已沒有水[illegible]四年又幫他調劑、回贖了地，一畝、坪地三畝，每年還有政府發給的四百斤米糧。但他不想勞動，女人還會紡綫子，生活本來能過好。但他不想勞動，大嫖、賭博，弄得生活困難起來，還欠下賬。羣衆決定不貸給他。羣衆說：「如能改了你那壞毛病，好好勞動，不說一個全富，就是十個全富，全村人也能養活他咧！」（高唯民）

磨麵趕集派抗勤 玉海的做法太不對

李玉海

去年五月復員到方山横泉安家，村幹部羣衆調劑水地三畝，坪地四畝，因時大部莊稼已[illegible]，村幹部說[illegible]三牛，幫給了[illegible]畝半，幫給烟[illegible]收時他要打了，人收回，打時民[illegible]丁三人都下去[illegible]三次[illegible]眾抄。後但[illegible]，送羣衆；[illegible]十三個水地半[illegible]分得五畝，他[illegible]地給他[illegible]衆不給[illegible]很幹部[illegible]區[illegible]作，後就召[illegible]人會議[illegible]認爲是[illegible]。（懷德）

豫北我軍收復鶴壁鎮
殲偽孫殿英部千餘
豫皖蘇我軍解放扶溝城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十三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殲偽孫殿英部六縱隊一團千餘人，收復湯陰以西蔣偽重要據點鶴壁鎮。該軍係於我軍豫北攻勢發動，五日晚向湯陰逃竄，在北唐仲（鶴壁、湯陰之間），遭我軍伏擊，大部就殲，計斃敵三百八十餘名，生俘七百餘名，繳獲砲二門、機槍四十一挺、步槍五百餘支、槍砲彈五萬餘發、電台一部，鶴壁隨告光復。

（新華社冀魯豫十三日電）南渡新黃河之豫皖蘇人民解放軍某部，於十日拂曉解放平漢南段許昌以東的扶溝縣城，殲滅蔣記河南五專署集訓總隊及保安團全部，除斃傷外，生俘蔣軍三百餘人，繳輕重機槍四挺、步槍三百支，人民解放軍僅傷五人。此為三月下旬豫皖蘇軍民反「清剿」以來解放之第四座縣城。

陝甘寧關中分區軍民
月餘來殲敵一千八百
廣大地區土地改革與春耕照常進行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在南距胡宗南老巢西安僅百餘里的陝甘寧關中分區，現除馬欄、柳林、廟灣、石門關、轉角、關門子等幾個零散據點爲蔣軍盤據外，其餘廣大地區，土地改革與春耕生產仍照常進行中。自二月下旬迄四月初四十四日以來，蔣軍已有一八二二名被當地軍民消滅，其中斃偽團長以下四零四名，生俘營長張鐵良、劉延俊等四名及以下官兵一三零四名，繳獲火箭砲兩門、大小砲十七門、輕重機槍及手提式等二二六挺、步槍七六七枝、子彈十三萬發。三月二十一日，新寧五亭子之役，一舉殲滅敵新一旅二團之四個主力連，斃傷敵八十餘，生俘其一營營長劉延俊、副營長曾繼明以下二百餘名。二十四日收復赤水鎮王鎮時，消滅蔣保七團一三兩大隊，斃傷俘敵三百四十餘名。二十一日，一度襲入柳林，俘敵人槍各十餘。二十二日在高兒塬與敵保四團遭遇，俘其中隊長以下六十五人。

蘇北人民解放軍
粉碎敵「清剿」

（新華社蘇中十三日電）蘇北人民解放軍粉碎蔣軍「清剿」。三月中旬，蔣軍集結四十八師一七四旅、五十八師新十一旅約二個團兵力，偽軍孫良誠部一個團，六十九師六十旅殘部及土著蔣偽等，自三月十八日開始，向泗陽縣四河套、婁集、龍集區及泗宿進行「掃蕩」，並以一半兵力控制洪澤湖西之半城、金鎮鎮、歸仁集、大李圩、泗宿公路上之大中集建立據點，推行局部「清剿」，蔣偽淮、泗等縣保安隊，亦配合土著蔣偽同時向邊區騷擾。淮泗子弟兵配合邊區洪澤湖水上部隊，於二月二十三日挾擊該湖泗南劉仁、管鎮區蔣偽，斃俘偽大隊長鄧凡廣以下七十名，繳機槍一挺、步槍三十餘支、子彈千發。二十七日，人民解放軍擊退蔣五十八師一千餘人的三路進攻，殺傷共七十餘名，餘不支潰退。

× × ×

灌雲民兵蔣玉鈞
兩槍打退八百敵人

（新華社蘇北十三日電）灌雲縣伊山區民兵蔣玉鈞，兩槍擊退八百餘敵人。三月二十六日，駐大伊山之蔣軍四十四師兩個營七百餘人，攜輕機槍小砲四十餘，分三路合擊伊山區撲窑後，次日繼續出犯，駐張店該師之工兵營，亦出動兩個排助戰。該地區民兵即隨時開正面，轉入敵人側翼，展開射擊戰，民兵蔣玉鈞一槍擊斃帶隊指揮進攻的敵軍指導員郭生高，第二槍打中了敵人六五步槍的一個關，敵見勢不好，即行潰逃，民兵乘勝追擊，又斃傷敵各五名，繳子彈一百五十餘發。

蘇東敵逃亡日甚

蘇東蔣偽軍逃亡日甚。據不完全統計，一月到三月底，僅儀化、李河、豐利、栟西五縣所駐蔣軍即逃亡千餘人，多帶槍投我軍，並攜有機槍一挺、步槍七十餘支。

靖江蔣軍兇殘暴虐
集體屠殺青壯五百餘
人民紛起參軍誓必報此大仇

（新華社蘇中十二日電）蔣軍「清剿」蘇中靖（江）四區時，曾在東興太和兩區進行大屠殺，僅夾港口一次被殺者青壯即達五百餘人。「清剿」中，蔣軍一零二旅一零六團從朱祠堂分三路出發，由東北向西南，要殺盡沿途住戶，挨戶搜索，凡發見者，拖出槍殺，並用機槍掃射大羣「跑反」羣衆，迫使數千羣衆奔向西去。四鄰通泰興的界河橋上，又有蔣軍封鎖，人們只得向南逃，至長江岸上，再無路可走，終被包圍於沿江之夾港口沙灘上，大家自知已臨絕境，一時哭聲震天，十數里外可聞。婦孺不願爲蔣軍押去，紛紛投江自盡，餘五百青年悉爲蔣軍押走，自夾港口至嶼灘市十餘里路途中，即被殺四十餘人，從潘圩一塊麥田裏，死屍竟將麥子蓋住。行至嶼灘而附近之十六圩，蔣軍復將周圍人民抓捕一起，關在大學中，白天嚴刑拷打，晚上剝光衣服使跪鐵鍊上，上澆冷水，並每隔幾分鐘，澆冷水一次，如此兩晝夜，大部皆已凍斃，未死者亦被槍殺。這一暴行發生後，該兩區屍體遍野，新墳纍纍，小孩都戴白帽，女人哀哭聲嘶，各村十室九空，幾無人烟。爲報此大仇，羣衆紛紛參加靖江獨立團，親送子弟參軍，老人們向團長說：我們不願看自己的兒子被蔣賊殺死，送到獨立團和蔣賊拚命。

× × ×

冒槍林彈雨
胡老大娘搶救傷員

（新華社冀熱遼電）熱河建平縣×村胡老大娘，於槍林彈雨中，搶救我軍傷員。上月蔣軍「掃蕩」建平西部時，胡老大娘親自上山給人民解放軍送水送飯，十八日晨，老大娘回來，見該軍一傷員蹣跚前行，蔣軍逼近，子彈橫飛，老大娘急將傷員背起急行，子彈打穿她的鞋與褲腿，老大娘卻安慰傷員說：「不要緊，有我就有你。」走出半里多路，才遇到擔架。胡老大娘家五口人，以前靠做針線過活，去年土地改革中，分得十多畝地，她常對人說：「八路軍是她的親人」。

北平民主團體函四外長
贊同蘇政府建議
交換關於中國問題的情報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新聞界訊：北平各民主團體聯函致蘇、美、英、法四國外長，表示贊同蘇聯政府之建議，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參加國家，應交換關於履行不干涉中國內政協議之情報。

葛羅米柯在安理會建議
監督美國對希援助
此舉已使美國陷入進退維谷

（綜合各方消息）杜魯門之援助希土計劃，遭到國內外進步人士的強烈反對。蘇代表葛羅米柯評斥杜魯門政策之同時，七日向聯合國安理會建議成立一委員會，一監督美國對希臘之援助，蘇聯根本反對援助與希特勒德國合作之土耳其」。紐約各報及政論家指稱：蘇聯代表此一建議，已使美國陷於進退維谷之境，迫使美國表示，或公開反對聯合國監督之建議，或接受之。此建議如付諸實行，則美國之行動必須逐步獲得聯合國之許可，並有遭受蘇聯否決之可能。同時，美國人民和進步人士對杜魯門之援助希土計劃，紛起表示反對。「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十日在紐約時報發出通告，敦促讀者要求參議員和衆議員支持將希土問題提交聯合國的議案，並要求杜魯門撤消其所謂「真誠的命令」。通告中摘引了前副總統華萊士與美著名文學家夏卜勒氏抨擊杜魯門計劃的演辭。若干參議員亦反對援助希土，共和黨參議員布許斐謂此係背棄聯合國之舉。另一共和黨參議員馬丁提議應先調查美國之財政情形，以便確定美國人民是否願作必要之犧牲。九日，參議員在討論該案時，民主黨議員佩伯及強生均表示猛烈反對該案。即在美國反動派內部，亦發生分歧，當范登堡要求參議院即時表決其援助希土修正案時，反動的塔虎脫卻不予贊同。

華萊士在英發表談話
反對美擴張主義政策

綜合各方報導，以反對杜魯門反動外交政策著名之美前副總統華萊士，八日從紐約飛抵倫敦。華氏自謂此行是要聯歐洲各界和平計劃須全世界團結之力量。他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演說，謂目前世界形勢存在着危機，他們需要的力量，爲「前進力量」。並說：各國如能團結，則世界才有合作之可能。華氏於抵倫敦的第二天早晨，即應「新政治家」週刊之邀，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當談到美蘇關係時，他警告說：美國欲「在蘇聯邊境之真空管注入空氣」，實乃一「愚昧」「徒勞」之舉。當某記者問他美國應如何時，他答稱：「美國政策及資源，應用來促進世界一般人民之進步，而不應用來劃分世界爲兩大敵對集團。」談到美國對外政策時，他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者的路線；並說：列強彼此間缺乏諒解及對石油之競爭，致使地中海區域對世界和平成爲一種危險。美國表示對近東國家貸款，間接使各地的反動派力量得以活躍，這種貸款，只有增加火藥氣味。華氏相信戴高樂之在法國政治舞台出現，係間接由於美國外交政策所促成。華萊士認爲美國不能以與共產黨作戰之手段應付共產主義，說這種辦法將引導我們到相反的結果。他相信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可以共存，並且表示將盡一切努力，促進英美蘇三國間最大諒解。華氏對近東局勢未加評論，只說：相信亞洲前途偉大。

美國在近東之擴張
已轉向公開干涉別國內政
蘇爾諾夫評杜魯門「援助」土希咨文

（塔斯社莫斯科訊）蘇爾諾夫頃在勞動報著文論杜魯門「援助」希土咨文稱：「此咨文已在近東國家進步人士中引起騷動，咸認此係美國企圖在近東與地中海攫取經濟地位和軍事基地的表示。民主人士認爲這是美國公開干涉別國內政。許多國家的報紙，都同樣指出，這是美國石油壟斷資本的新擴張勢力在美國政策上新趨勢的表露。近東很久以來就吸引了美國壟斷資本的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侵入近東國家的美國資本數量已增加，美國資本已侵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埃及、土耳其及巴勒斯坦等地。美國利用當前局勢的特點，在削弱英帝國主義的區域的地位，儘量擠了英帝國主義集團，他們覺得很，海外的「堂兄弟」正竭力要將他們擠出去。但英國在財政上和政治上，都已爲戰爭所削弱，不能抗禦侵入的美國資本。此外，英國又因怕近東民族解放運動的，爲了保有她在近東的地位，就同意與美國聯合資本，並與它締結協定，來共同榨取近東的石油資源，首先土耳其就是美國商人傾銷製成品與購買原料的方便市場。其次，——這是美國的主要論點，土耳其在地中海上中東與近東各國的交叉點上，重要的戰略位置，杜魯門總統的咨文，即在於進一步加強美國在近東的地位。建立沙烏地阿拉伯的大油井特殊的協定，也是爲了相當的目的。美國一再宣稱，意欲使它們在近東的「文化使命」，「要幫助這些國家的窮苦人民」，美國人利用報紙、電影、書籍與並辦學校和印刷大批「頌揚」美國「民主」的書籍，封鎖吹噓他們的「好意」。阿拉伯的美立學校中，美國人大肆吹噓他們尊重小國的主權和自由，而美國資本，則被描述爲要幫助這地方國民經濟的發展。然而事實上，美國加速使之卻在近東各國進行着殖民地的劇烈剝削，美國人不僅作經濟剝削，他們更繼續常干涉近東國家的政治，一些干涉，大部份都是在極殷的形式下進行的。黎巴嫩的丹馬蘭報引用突出的例子說：美國公司在貝魯特當局控制工人，在黎巴嫩國土上開始管轄，聽僱工人參與開放而加入的政治團體及國際，……並威脅他們在選舉中選，……」下式選舉要選誰。在美國宣傳一民主可怕資調下，黎巴嫩的阿拉伯新聞局，終近即遭到美國的投資者。該局會一再批評過美國在近東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的政策。著者得出結論說：美國在近東的擴張，目前已轉向到經濟與政治生活的公開干涉，這樣看來，中東、近東各國民主人士對杜魯門咨文的驚訝，就十分明白了。

要求增資改善待遇
美三十萬電話工人罷工

（紐約訊）美全國電話工人聯盟會員三十萬名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未遂，於七日開始實行總罷工。電話事業，已由東岸擴展到西部，而遍及全國，均陷於停頓。又訊：爲抗議兩週前礦區死亡礦工一百一十一人之慘案，全美四十萬煤礦工人已罷工，並舉行大會悼死難工友。截至目前爲止，美國礦工罷工者仍在二十萬人以上。

鬥垮地主白老婆

——高家村訴苦清算大會速寫——

胡　正

一、地主老婆心腸黑

三月二十五日，興縣高家村羣衆，向地主白興連的老婆作了堅決的，澈底的清算鬥爭。

在舊政權時代，高家村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怕她的。她家喂着兩隻大黃狗，當佃戶們去交租還賬時，黃狗就撲上去咬，她在玻璃窗上看着，不但不管，反罵：「咬死也不虧！」佃戶交不上租時，她就出門催討，騎的馬，打的傘，一坐到佃戶炕上就說：「快給老娘娘錢吧！」有一年，佃戶白印乖的租子還不夠，就把大囊搬走，租子交不夠，就寫借約，窮苦人秋天還不起冬天又拿高利呢了。除夕，她就派人把白印乖家過大年預備的吃食都拿走，窮白印乖家大年初一就還出不嘗煙，全家人哭吼着熬過大年。

她不但是用高利重租剝削農民，就是拼她接下的野漢子，也要吃她幾斤飯麵，所以人們就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夜麵姑娘」。

二、羣衆怒吼了，地主的臭威風再也不開

今天，被地主階級壓迫了多年的農民，要向他們索取一切的血汗賬了。高家村的羣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男吃過早飯，就興奮的，向清算大會的會場集攏，還有十里以外的趙家川口，和山背後張家岩的羣衆，也漫來了，人們看到「夜麵姑娘」已被拉到會場當中，多麼仇恨啊！當主席剛講完話，控訴馬上就開始了。趙全生站起來說：「我租了你家八垧地，你要下一百零八塊銀洋的租子，窮人沒地就得打重租，春天受到夏天，夏天熬到秋天，把打下的糧食全交了你家還不夠你的租子，欠你三十塊錢，就把我的牛折去，我以為折去牛就沒事了，可是你不讓我抽租約了？」

控訴着，人們又控訴她高利剝削的花樣，放賬時，月利八分到一角，用「捆月子」的辦法，如原說借半年，你就是四個月頭上還也得出六個月的利，還賬時是「過三不過五」，六個月零五天就要算七個月的利，借約上都寫上七錢二重的大洋，借時一個一個秤過，王趕還借了他三十元，還賬時因不夠七錢二，又補了五角，白銀環欠他十元，春天他要，還了賬，夏天她說糞不好，又讓白銀環給他鋤地，她進城時，讓白銀環給她送東西，白候娃交了租，但他還要強迫白候娃的爹給她打水掃地。

人們一件接一件的控訴，白雞看氣的跳起來指着「夜麵姑娘」數道：「我挨了你十五塊錢，還了你賬，你不給抽約，你男人死時我去抽約，你說：『錢沒給不能抽約。』還罵我們窮鬼，你這個「夜麵姑娘」，你這個灰老婆子就慣壓，不講理，就算壓迫我們，我今日要翻身，我要向你抽約！」

「夜麵姑娘」聽着人們對他的控訴，看到以前壓在她下的農民要翻起身來了，這傢伙還那樣的不甘心呀！她瞪着人羣，不向控訴她的人們噴着口水，她還想用舊日的威風使農民們不敢說話。

可是，農民們今天不怕她了，一齊站起來，跑到她眼前質問：「你罵誰了？」「你罵誰？」白雞看火的醬紅了臉子：「我一聲了沒說過人半句話，你欺侮我們的，那實大家說我們不完，「對呀！」緊接着怒的吼聲和口號聲：「院子的各方響起「鬥倒地主的威風！」「斷窮根，澈底清算！」「我們要翻身！」在雷一樣的羣衆怒吼中，「夜麵姑娘」的兇餘被壓倒了。

三、羣衆越來越賽如虎，地主只有把頭低

攬工出身的貧農白銀秀，披着一件稀爛的皮襖，從人羣中擠出來，他想起舊日地主給他的痛苦，看到今天地主還使她的狗威風，仇恨與怒火交熾在一齊，燒他臉上的肉都在跳，他面對着「夜麵姑娘」大聲喊道：「我家三輩沒一垧地，從小就給你家攬工，天不明起來給你切料點燈，給你切草不拌到點上的熬婆你們不吃的豬肉不能通覺，你們吃的醃白菜麵，給我們的是豬湯菜水，你給我一個牛的時，吃一半牛，我們受的！」還想起白姓打工的罪過，另一個攬工的白萬千，就給他不住地捕鼠，「我老給你家洗澡，你老漢綁沒洗淨，就時打川，在我背上打，打出血來，還說：「兵不斬不齊！」我回到你家，一吃留，你就罵我們是饑狼的不像人哦！有一天我放羊時下了老大的雨，把我的衣衫掛了個水，讓回來半夜時分我回上羊了，攬衣衫，調了你來的又叫到放羊，不讓換衣衫，我不給吃飯，趕到出上，天大黑看羣，家餓了我不回來，才看了你上提燈去，老漢把我看你家大提燈不回來，發來上，人說，你老漢把我尋回是冷，不是餓，他是怕我不是主的換心的一羊哩！」羣衆的喊聲立刻震撼了全場。

白候禿又接着說道：「今天我們攬工的小子要翻身啦，要和你算一筆老賬，你記得吧，有一回派人到五寨支差，那時候你家當的村長，就用抓紙彈的辦法，捉弄我們窮人，常說：「窮神也五寨，把窮人的耳朵凍掉。」咱吃沒穿，沒法子，走了家裏就沒吃穿，紙彈心跳手抖在抽的就拉出來是我抓的，你老漢就說我，逼迫我去支差，到了五寨，把腿跌壞，差乎叫鎮吃了。」白候禿越說越氣，他手指着「夜麵姑娘」說：「你父親被吊打的事情：「你們當地主的到了坪就搶糧，把你家去了，民國三年秋天，我爹從地裏摘回來棉花，讓人家兩顆棉花，就挑了回來搓個線，你男人看見了，你男人叫說：「你沒收一畝地的棉花」，把我爹綑起來，用棍子打，打的我爹當強回來的棉花打」，說：白候禿說到痛心處，就指着「夜麵姑娘」的鼻子罵道：「一年十年幾來，你一句，我的命也不用活啦，今天我全家也不怕你了！」

「夜麵姑娘」就像羊坑裏的狗般，又是又嗎，又好比農民手想推倒，這坪，想抗拒，想說白候禿更火了：「你還想壓迫我們，擋不住了，今天我們要翻身了！」

「夜麵姑娘」看到再也擋不住羣衆了，她想用無恥的手段解救，想用無恥的辦法抵抗羣衆，但羣衆立刻又站起來指着她喊：「幹什麼？」「說了幹了：「幹什麼？」「說了，褲子也不行！」「說了，褲子也要鬥爭你！」，今日非鬥倒你不行！」這時，「夜麵姑娘」一心寒慢羣衆，可怕的是更害怕羣衆了，只告地說：「我不說了，我不賦了，一。」羣衆讓她站起來，她只得站起來，灰溜溜地低着頭。

四、鬥倒地主大家翻身

貧苦婦女們也站起來訴苦了，白候兒的母親控訴說：「我家換了你的錢，還不起，還的我還不夠，到閉乡開出去，我老漢傭一年，就把我的一年的工攬出去了，我去還你家賬時，你明明看見我叫你家的兩隻大黃狗，不給照狗，叫你家的兩隻大黃狗咬我，上來咬傷我的腿，咬爛我的褲，我躺了四五天，還沒好利，兒弟總歸給了我二尺布叫我補褲，我窮的連條錢還沒有，去問你要錢，你給了我一把關插衣錢。」白候兒的母親說：「你把我們窮苦人欺侮了，我老婆今日也要和你算賬！」接着一個一個婦女們都起來一件件的清算，「夜麵姑娘」的兒媳婦也起來控訴她婦待她的情形：不給吃不給穿，冬天把腳凍壞。她的話剛說完，「夜麵姑娘」的姪兒六十多的老漢白增光就站起來控訴了他分家不公的事情，白增光說：「我攬了半輩子工，你都不讓我種幾畝地，你爹要種你幾畝地，你又把我爹拉到河灣裏賭，打的搶拉回家裏來打，我爹告到縣上，你花了六十塊白洋，丁十幾天，我爹判了一年半牢子上，你花了六十塊白洋，承審員問了，我們就不見了，打了官司，輸了官司，有理的打了，你們地主和衙門一時候一個鼻子出氣，我們窮苦人有冤沒處伸，有仇沒法報！」說着，他傷心的流着眼淚，最後他洗了一把鼻涕說：「那時我惹不起你們，今日大家都翻起身來了，我靠住大家，也要訴訴我的冤，和你算這筆賬！」

……訴不盡的冤屈苦啊，算不完的血淚賬啊！羣衆

前線故事

郭拴柱老漢

海雲

靜樂雲頂山脚下某村，有個貧農叫郭拴柱，今年已五十歲了，在前年我軍解放靜樂城後，他即參加清算復仇運動，會被羣衆選爲村代表。去秋，偽軍閻錫山佔我靜樂城後，他便堅決離開了老家，帶着全家三口參加了我某區武工隊，不久他又叫他二兒子去參加了游擊隊。他帶着十一歲的二兒子隨着武工隊，在雲頂山及靜樂城平川堅持鬥爭。他人雖然老，但常常在黑夜裏把我們的佈告、標語、傳單貼到敵據點的村口，散發到平川傳到敵人的鄉公所裏。有一次他把宣傳品直接送到僞鄉長錢學林（綽號蝦疤子）的門裏面。在我武工隊的積極活動下，嚇得僞聯絡及「環鄉復仇團」的壞傢伙們，在晚上都不敢出來了。

郭拴柱在游擊戰爭的鍛鍊中，更堅強起來，有一次，一個隊員和他開玩笑：「你還老啦，你兒子還打游擊了」過了一會，他把鬍鬚一捋，對那個同志說：「看！我和你們後生還不一樣。」

郭拴柱爲了他更好的深入敵後打游擊，就把他的一個兒子送到後方學習，臨別前他說：「把這個兒子也送給共產黨，他是我的兒子，也是共產黨的兒子，將來長大也跟他鬧革命。」

軍民之間

人民戰士不愛錢

新戰士段學昌到茅廁去解手，發現牆縫裏塞着一個白紙包，他拿出一看，原來裏面包着三十幾塊白洋。他想了想，又包好塞進去。回到房子裏，就對房東老太太說：「茅房牆縫裏，塞的那東西，你拿回來吧，叫壞人拿走，對咱部隊影響也不好。」

老太太聽說，急忙去取出，數了一數，一元也不短，就笑嘻嘻的說：「前天我怕他們來搶，藏了就忘下拿回來。」

後來岳教導員問段學昌，他說：「我家在僑岳，先前當過農會主任。我想：「八路軍是保老百姓的，不能破壞影響。再說，你拿走了窮老百姓的錢，就會餓死人的。」」（齊致德）

解放戰士趙來祥

楊華

趙來祥是忻縣南胡村人，他家境貧苦，二十六歲時到綏遠五原縣攬工，後又擺小攤子，由於勤勞、儉省，後來買下三頭毛驢，並娶了個婆姨。

有一天他和趙毛驢的兩人一夫包頭買貨，半路上遇上二十個偽軍，把他買貨的白洋搶走，他的小生意徹底搞不成了，便租了條牛耕起地來。

可是種地也不能安生呀，打的糧食叫保甲長刮去，向地主的吃，春天借一石，秋天就要還兩石。

有一天，他大兒正在地裏翻時，被偽軍派人抓去當了兵。趙來祥的老婆因此得了瘋病，不久就死去。

在「保鐵」運動中，兒子被抓去沒幾個月，趙來祥又被傅作義的軍隊抓到十七師當了兵，受了很多磨難。在涼城對子窯戰鬥中，趙來祥被我軍解放了，當我和他談話時，他滿眼淚的說：「我散了一窯子，剛剛的像個人家了，傅作義又給我拆的了個乾淨……」接着他擦乾眼淚說道：「我的血淚仇，一定要和傅作義算！我雖然四十五歲了，可是我還能幹事，上級讓我幹甚我就幹甚！」

從此，趙來祥便在我某部當了個襲員，在西瓦窯戰鬥中，在砲火下搶救傷員，後又調他當炊事員，炊事班長，平時工作很積極，早起晚睡，熬得眼紅了，仍不掉隊，不請病假，去年冬天戰役中，他帶着三個炊事員，在緊張的戰鬥環境中，勤勞務長搞糧採菜，保證了部隊的給養，在砲火連天中，不顧一切的給戰士們送上飯去。戰鬥結束後，在慶功會上，他們炊事班受到了表揚。

諷歌　江南蔣區

人人都說江南好，
今年江南鬧大荒，
樹皮草根早搶盡，
死貓死狗塡飢腸。
江南女兒真漂亮，
變作商品上市場，
市上人肉不值錢，
哭盡眼淚餓斷腸。
「刮民」政府徵軍糧，
一邊搶來一邊搶，
捐捐稅稅急如火，
江南遍地叫道窮，
人民逼得無路走，
上山泊上動刀槍。